

◇心灵点击

血色红圈

[盐城]张晓惠

信纸薄如蝉翼，却捧着一场生死。那四个红圈圈，是木棒蘸了血画的，沉甸甸地压在纸面上，像四滴不肯坠地的泪，又像四颗提前亮起的星。他画下它们时笔尖抖着，一场生死恶战就在眼前。

南国的山森然雾沉，枪声在远处闷响。家在山的那边，他在山的这边，中间隔着硝烟、炮火。妻子娟秀的面庞、未满百日的婴儿、还有父母。这封信她能收到吗？

暮色扯下巨大的黑幕。山那边古田村一座小屋前，她时常倚门等候，每天总是这样。一封，两封，怎么第三封信还不到啊！你说要写信给我的！

她终于收到那封画着四个红圈的信，天色已全黑。她捻亮油灯，急切地打开信封，只有四个红圈！她颤抖的手指抚着那些圈痕，指腹能触到纸面的微凹，像抚过一道深深的伤口。她没有哭。她把信折好，贴胸藏了，转身去灶间添火煮饭。锅里的水沸了，咕嘟咕嘟地响，像替她哭出声来。

他一共给她来过三封信。第一封信的开头唤她“亲爱的妹妹”，那是客家人亲昵的叫法。他说“来前方当光荣红军，不觉分别三月余久”，语气里有兴奋有骄傲，仿佛去赴的不是战场，而是一场盛大的集会。

第二封信中，他告诉她：你不要挂念我，要勤俭治家，吃苦耐劳。第三封信中的4个红圈，是他在第二封信中和她的约定：万一，万一！我来不及写信，会画4个红圈。那你就不要等了！

他信中“勤俭治家，吃苦耐劳”的8个字像钉子，把她的后半生钉在了这方土地上。她学着做香烛，手指被竹签扎出点点血痕；她帮人操办红白喜事，看遍人间的生离死别；她用灯草给幼儿治病，听那些孩子啼哭或欢笑。她将家操持得井井有条，每一个活计都与他无关，又都与他有关——她活成了他信里希望的模样，把自己活成了一封更长更厚的回信，只是收信人永在途中。

她一直听他的话，只有那句“你不要等了”她没听。

没有他的日子过得真慢。每年祭日，她会让儿孙们围坐，把那些信一封封展开，用客家话慢慢念。孩子们那时不懂，只觉得祖母的声音像诵经又像唱山歌。他们更不懂，那些泛黄的纸页上，为什么总沾着淡淡的水痕。多年后，当最后一个听她念信的孩子也老了，才恍然悟出：祖母哪里是在念信，她分明是在对着心中的一个人，说着那几十年没说完的思念和爱。

2003年，她将那几张脆如

蝉翼，折痕处几乎要断裂的信纸交给了孩子们：“这是钟家的传家宝。”这传家宝里藏着四个血色的圈，圈住了一个女人一生的等待，也圈住了一个家族七十年的仰望。后来，信传到孙子钟洪德手中，他说这些字“字字凝血”——其实凝血的何止是字？那四个红圈才是最重的血痂，轻轻一揭，底下便是汹涌的、不曾干涸的河。

他叫钟凌椿，红22师战士，江西于都人，1934年4月21日他在筠门岭保卫战中壮烈牺牲；她叫余章女，1933年嫁给钟凌椿，与这三封信相伴整整60年。

泛了黄的信纸上血色圈痕还在，似跨越生死的四个坐标，标记着一对平凡夫妻如何用分离完成相聚，用沉默完成诉说，用一生的等待完成一封信最后的投递——从人间到天上，从1934年直到今日，那红圈永远亮着，是烽火，也是灯，照亮更多人的心和行走的脚步。



扫描二维码，敬请关注本报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。投稿邮箱: yzwbfxing@163.com

◇铭心一刻

落日烧开了一河水

[湖南]林海平

我蹲在河边，把手伸进水里。八月的河水是烫的。

不是温热，是烫。像谁在河底烧了一把火，把整条河煮了一天，到了黄昏，水面还在冒热气。岸边的石头摸上去也是烫的，赤脚踩上去，要跳着走。远处的稻田被晒得发白，稻穗低垂着头，像一群犯了错的孩子，等着天黑来赦免它们。

河上有座石板桥，桥墩上坐着一个老人。他每天这个时候都坐在那里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却不怎么摇。就那么坐着，看河水往东流，看太阳往西沉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他冲我点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“水烫不烫？”他问。

“烫。”

“那就对了。八月的水不烫，那还叫八月吗？”

他说话的时候，眼睛一直看着河面。夕阳把他的脸照得通红，皱纹一道一道的，像河底的石头被水冲刷出的纹路。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。一条河，看了几十年，还有什么好看的？

可那天傍晚，我好像突然懂了。

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整条河都变了颜色。不是那种温柔的橘红，是烈烈的、滚烫的、像铁水一样的红。河面在燃烧，从上游烧到下游，从东岸烧到西岸。水波一荡，金光就碎成千万片，每

一片都在跳，都在喊，都在拼命地亮。那已经不是水了，是一锅沸腾的金汤。落日把一整条河烧开了。

老人站了起来。他站得很慢，扶着桥墩，膝盖咯噔响了一下。他没有看我，只是望着河面，喃喃地说了一句：“烧吧，烧完了，明天又是一个新的。”

然后他转身，拄着拐杖，一步一步往村里走去。背影被拉得很长很长，拖在石板桥上，像一个时代的影子。

我留在原地，看着河水一点点暗下去。金色褪成橘色，橘色褪成灰色，灰色融进夜色里。河面平静下来，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我知道，刚刚有一整条河被烧开过。

后来我才从村里人那里听说，老人的儿子，四十年前就是在八月的一个傍晚，跳进这条河救人，再也没上来。从那以后，老人每天都来河边坐着，坐到太阳落山。有人说他是在等儿子回来，有人说他是怕儿子在水里冷，来陪陪他。

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是真的。我只知道，每年八月，当落日把河水烧开的时候，老人都会站起来，看一会儿，然后转身回家。

他转身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——那条河烧开的，从来不是水，是一个父亲心里的火。烧了四十年，还没灭。



少一个纸杯 多一片绿色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